

谈艺录

我与水粉画

铁 扬



▲从左至右分别为铁扬创作的水粉画《梨树》(2025)、《等待黄昏》(1991)、《柯桥镇》(1980)。

我是一位水粉画家,但我画水粉画。接触水粉画之前,我接触的是它的原始材料——“粉”“水”“胶”。

“粉”是刷墙粉,红的、蓝的、黄的……“胶”是一种叫水胶的东西,像一条条“干鱼”,用时加温稀释,再溶于粉,呈膏状,置于一个个脸盆中待用。此物由我骑自行车到颜料店购买。那时我在解放区的华北大学短暂学习毕业后,被分配到一个省级演出单位。演出单位用此物在布上绘制背景,或为天空,或为麦浪稻田,或为屋宇建筑。以我的眼光看,这些释放着浓郁水胶气味的景物,往往似是而非、半真半假,与儿时见过的那些木版年画等相比,显得粗糙。但我用自己调制的这种所谓颜料,画过一张巴掌大的名为《保定东关》的写生,留存至今,还多次在我的个展上展出,算是我早年的作品。那时我15岁。之后的十几年,我没有再用这种自制的胶质颜料,待我再接触到水粉时,已是一种地道的颜料,那是一种装入锡管、膏状的绘画材料。

1955年,我考入“中戏”(中央戏剧学院),正式进入艺术行业。我们的美术基础教学是油画,授课老师都是中国著名的油画家,如孙宗慰、冯法祀、李宗津等先生,学校的教学大纲也把油画教学作为专业课程的唯一基础教学,直到高年级接触我所学的舞台设计专业时,水粉画才显现于课程之中。此时,水粉画在自己手下显得生疏无法对付,幸亏刚从列宾美术学院学成回国的几位老师对水粉画很具专业造诣。齐牧冬、王宝康、马运洪……是他们把舞台美术这个专业名正言顺地带入中国,也把水粉

毕业作品展何以「破圈」

薛 白

正值毕业季,各大美术院校的毕业作品展相继拉开帷幕。从中央美术学院的“逐光而行”到中国美术学院美术学院的“艺科融合”到四川美术学院的“开放的六月”,一场场充满青春气息的艺术展览,不仅是对美术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成果的集中检阅,更在“破圈”传播中成为艺术突破学院围墙、进入社会公共美育空间的鲜活实践。原本囿于校园的毕业作品展,何以持续引发大众关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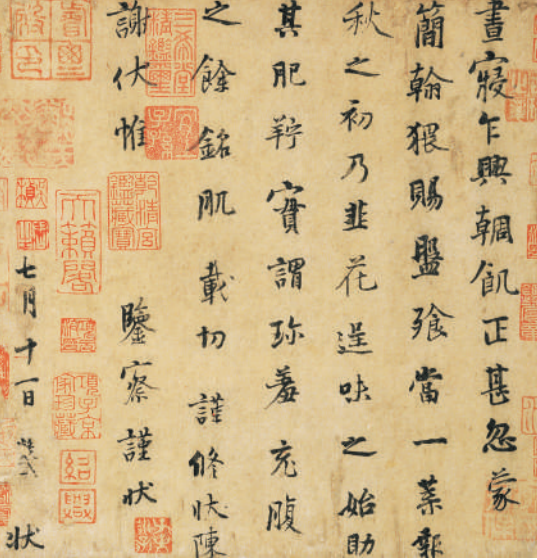
传播渠道的拓展,特别是社交媒体的普及和应用,为毕业作品的传播提供了广阔空间,大大提升了毕业作品展的知名度和影响力。在各大社交媒体平台的热搜榜上,毕业作品展相关话题屡见不鲜,四川美术学院油画系毕业生作品《祷》就是热门话题之一。该作将对消费主义的批判转化为视觉奇观,木偶人的面部被快速运输中常见的气泡膜覆盖,身上佩戴着纱巾和廉价饰品,超写实的刻画令许多观众赞叹。作者在社交媒体发布该作后,点赞量迅速超40万次,一场艺术与大众之间的美学对话悄然开启。

科艺融合和国风国潮,在年轻学子的手中呈现令人惊艳的美感,成就毕业展的爆款。中国美术学院雕塑与公共艺术学院毕业生作品《流动仪》引发广泛关注,不少网友惊呼:“被机械的美感震撼住了。”作品将自然界中的水波纹和中国古代的罗盘进行同构,通过精密的机械结构使液体以规律且富有变化的方式滴落,探究微小变化与宏大秩序之间的某种联系,在古今交辉间,展现出科艺融合的青春力量。

传统艺术往往以“凝视”为核心,观众作为被动接受者解读作品内涵,毕业作品展“破圈”的深层原因还在于主动回应社会关切,引发观众共鸣关注。西安美术学院跨媒体艺术系毕业生作品《30分钟废墟》,用200多个外卖包装袋搭建起一幢幢建筑。这种取材于日常生活的创作策略,让艺术成为时代变迁的映射与缩影。中央美术学院油画系毕业生作品《远方》,则刻画了一位身形佝偻的老人,他正凝视着墙上悬挂的家庭照片,将空巢老人这一社会群体的情感困境转化为绘画语言。这些作品表明,艺术的力量在于能否找准大众的情感共鸣点。

毕业作品展能够“破圈”,也得益于美术院校观念的转变。近年来,美术院校更加注重展览与公众的互动,将展览拓展至更广阔的社会空间,使其成为一场联动各界、遍布全城、惠及市民的艺术嘉年华,还通过举办赏月活动、讲座等方式,降低观众欣赏艺术的门槛。比如今年,中国美术学院毕业季的展览空间涵盖该校象山校区、良渚校区、南山校区,以及浙江美术馆、世界旅游博物馆、全山石艺术中心与全城媒体展区等,实现教学成果与社会共享、办学成就与城市同步、青年艺术家与时代同成长。

美术院校毕业作品展的“破圈”,不仅是空间与媒介的突破,更是艺术本体论的革新——艺术不再只是静态的“作品”,还是动态的“事件”;不再只是单向的表达,还是双向的对话;不再是封闭的体系,而是开放的生态。对于美术学院的学子而言,毕业作品既是对自己创作生涯的阶段性总结,也是走向社会、展示自我的重要媒介。通过与社会各界接触和交流,学生能够更好地了解社会需求,明确自己的发展方向。期待他们开创更加精彩的未来!



一纸短札,杨凝式取颜鲁公迟涩的点画,化用王右军似斜反正的间架,分行布白将字距行距拉开,以清朗宽绰、简淡萧散的式样,写就酬答朋友馈赠美味韭花的佳制《韭花帖》(见上图),感惠徇知,文情斐然,成为行书典范之作。

一把折扇,吴昌硕以其“用笔如铁,泼墨如潮;铮铮之铁,茂茂之毫”,鼓荡出古拙的金石之气。他的石鼓文创作乃开新风,一日有一日之境界。

一对文房联,两平方尺上下,溥心畲挥毫创制,联语写十二月花神、月令,词清调雅,蓄足了他的清贵。其中的清明之气和闲静之美令人心旷神怡。

这便是小品书法,一股清流,一番雅趣,一抹微云,一段气象,尺幅虽小却意境深远、趣味横生,或妍丽,或朴拙,或工致,或疏放,能尽精微,亦能致广大。咫尺之间,书者写浩茫心事,蕴生命情调、宇宙意识,气象万千。“会心处不必在远。翳然林木,便自有濠、濮间想也。觉鸟兽禽鱼,自来亲人。”小品书法以少

小品不小

韩庚军

许,胜多许多,形式简单,意涵丰富。这是凝练的中国艺术精神,彰显出中国气度与风神。

为传递蕴藏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人文精神和审美价值,通过案头清趣和笺墨墨韵彰显新的时代内涵,时隔10余年,中国书法家协会等日前举办了“全国第二届小品书法展览”。通过多方面努力,本届展览的确有许多进步:同质化的癖疾被抑制,多元化的风格初露端倪,以临摹为创造的状况有所改善,书写者在承续传统的基础上开始注重个性化表达。更有一些作者运用尺幅更小的纸绢,创作笔简趣浓、纸短情长的真正小品书作,这极难能可贵,值得学习、发扬。但仍有作品还是大作品的缩小版,装饰拼接,一样不少;文辞内容多选长篇,动辄几百字,甚至上千字,距离小品的旨趣尚远。

回望中国书法史,传统意义上的尺牍、信札、手稿等类别的小品数量庞大、熠熠生辉。截羲父子的代表作多是尺牍小品:《奉橘帖》《中秋帖》《送梨帖》……他们“涉乐方笑,言哀已叹”,将个人忧患、家国之思寄于笔墨之间。米南宫也多小品经典:《珊瑚帖》刷字沉雄,振迅天真,可谓铭心绝品;《陵中帖》淋漓痛快,天机笔妙。苏东坡写字、作文更是擅独小品:《一夜帖》《新岁展庆帖》《人来得书帖》等,行云流水,舒卷自如。这些经典之作提醒我们,艺术创作要小中见大。

一段时间以来,关于展陈与观看方式对艺术创作的影响的学术思考不断深化。展厅效果关乎观众的审美感受与价值判断,理应受到重视。“展厅效应”导致包括书法在内的艺术创作尺幅普遍向大幅、巨幅发展,也引起人们的警觉。要做到致广大而尽精微,还须沉潜于优秀的艺术传统,超越功利,任心自在,融入日常,传承创新,让书法的韵味、时代的气象,自然而然地从心中、从笔底流淌出来。



饰,尽显藏式风情与现代美感。

馆内,专设有观景平台,巨大的玻璃窗如画框,框定一片宽阔而诗意的空间,观众可以在这里远眺拉萨河谷及布达拉宫,于光影交错间沉浸式感受高原文化之美。

王 侃摄(影像中国)



▲中国画《新荷新运》,作者马书林。

当我的首次个展“传·真:为劳动者立传”在中国美术馆这座国家艺术殿堂启幕时,我更加积极、深入地思考:如何让这些源于工地、田埂的画作,始终葆有它们本真的力量?

为劳动者立传,是我多年的创作实践。20世纪90年代末,那些曾与我一同在乡间成长的年轻人,有不少涌入城市成了农民工。在我心中,他们首先是具体的、鲜活的生命。我不断往来于路边街角、建筑工地,用画笔描绘这一群体的生存状况和内心情感。2006年创作“守望系列”时,我试图用近乎雕塑的体量感,去凝固他们在街头等活儿时那种沉默的尊严。随着视线进一步推进,《工棚》真实呈现他们的生活。在逼仄的空间,我用层层积染的工笔技法,让木板床的纹理、脱落的墙皮呈现真实可触的质感。当这份祭延伸至《工棚·家》,光线成为我的叙事工具。我将唯一的光源给了伏案写字的小女孩,而她的父母则在阴影中呈现出不同的神态。明与暗的分割,构成了那个空间里现实与期许的无声张力。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意识到,一部分人走向城市的同时,另一部分人选择留守在农村。我回到了家乡,创作的调性也随之改变。在《暖阳》里,我关心的是阳光如何在老人的脸上留下时间的刻痕;在《老伴》《婆媳》中,我表达的是剪刀划过发梢的声响与手机那头的无形牵挂。这一时期,我更多地使用色粉,它更松弛、更轻盈,适

家,秘书长为当时正在《美术》杂志社任职的张文斌。为了研究会的成立,作为副秘书长的我曾骑自行车奔忙于北京城区。之后,研究会在北京中山公园的水榭举办首次展览,又在南京、南宁等城市举办巡回展。

由于艺术界的活跃、艺术家兴趣的转移,我们的研究会并没有存续多久,但给我留下的印象是难忘的,也由此使我始终没有放弃为水粉画的发展繁荣而提倡、呼吁。水粉画和透明水彩二者有着截然不同的造型观念,在各种展览中,与水彩画比较起来,水粉画总是忽隐忽现,它的创作队伍也处于散漫无序的状态。能否使这一画种得到独立发展?我能想到的唯一方式是独立分设展出。这一由来已久的愿望直到2015年才得以实现。我和中国美术家协会水彩画艺术委员会负责同志几次酝酿磋商水粉画独立分设展出的可能性,意见终于达成一致并得到中国美协的支持,才有了2015年首届全国水粉画大展的落地。

到今年举办第三届全国水粉画大展,已经过去了10个年头。10年来,参展艺术家呈现成倍增长的趋势,投寄作品的作者如今已达4000余人。许多理论家对它的赞誉和评价也使这一画种处于繁荣发展的状态,并证实着它的自身价值。大家一致肯定这一画种的包容性,比如它反映现实题材的优势、参展艺术家的多元和对其它画种借鉴的可能,由此水粉画无疑已成为新时代艺术大家庭中一种不可替代的艺术形式。我作为一名该画种的提倡者和呼吁者也感到无比欣慰。当然,任何事物乃至一个画种在发展到一定高度时,都不能忽视它所存在的问题,比如在众多艺术家的参与下,水粉画面临本体语言的缺失和题材缺乏个性的“扎堆”。但无论如何,独立分设展出都是该画种发展繁荣的一种标志。我作为水粉画分设展出的提倡者,希望它在繁荣中继续保持自身的语言魅力。

美术

本版邮箱
msfk@peopledaily.cn

本版责编
徐红梅
马苏薇

版式设计
赵偲汝

关于“看见”与“劳作”的艺术跋涉

李传真



▲中国画《暖》,作者李传真。

合捕捉那些柔软的瞬间。

近些年,“新产业工人”进入我的视野,他们的面貌、精神状态与父辈截然不同,这促使